



鳳翔「一把泥」

侯軍

對一個遙遠的地域文化產生興趣，多是緣於一種偶遇。一九八六年陝西鳳翔發現了一個秦公大墓，一時間震驚全國。對這件事報道最早的，是光明日報。我當時擔任天津日報的政教部主任，這類新聞自然屬於我的報道範圍。我便拿着那份光明日報去找報社魯思總編輯，想說服他派記者報道這個重大考古發現。

讓我驚異的是，幾乎沒費什麼口舌，老魯就同意了，且不是只派一個記者，而是讓我親自帶個得力幹將，立即出發，跟蹤報道……

於是，我帶着本部門的一位資深記者登上了西去的列車，目的地就是陝西鳳翔——秦國早期的國都「雍城」。就在我們對大墓的新聞連報三天之後，考古隊宣布暫停接受採訪，他們要為最後的開棺做準備了。這段時間，記者們只能空待。那天，我在賓館大堂偶然瞥見一紙通知，頓時心動：此刻，賓館裏正有一個考察鳳翔民間藝術的團隊即將啟程。我就和同伴商量，反正咱們無事可做，索性參加這個考察隊在鳳翔鎮轉一轉吧……

那幾天，我們翻山涉水，早出晚歸，風塵僕僕地探訪各種特色民藝的原產地，有年畫、布藝、剪紙、香包，還有當地最出彩的泥塑。走進「中國泥塑第一村」的六營村，我就被請進一家泥塑藝人的家庭作坊，男主人如數家珍地給我講解着泥塑的歷史沿革、泥塑製作的工藝流程，指點着掛在牆上、擺在案上的數十種泥塑成品——品種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

虎臉，造型誇張，色彩斑斕。擺件中還有各樣的坐虎、卧獅、蟾蜍、豬牛羊狗等動物造型，無論什麼動物，在色彩上都是墨線打底，大紅大綠當家。我問他，為什麼要用這些紅紅綠綠的顏色？那些動物不都是五顏六色的麼？他的回答很直接：「俄（我）們的泥塑，只用傳統的五行正色，不喜歡摻和雜色，鄉黨們不喜歡。」我又問，這麼多樣式，你們都是手工製作嗎？還是有專業的模具？我的這個問題顯然惹得主人不高興了。

我趕忙表示歉意，他緩和了口氣，對我說：「泥塑泥塑，不就是一把泥麼？莊戶人家憑啥喜歡你這把泥？不就是因為你的手工好，把它捏成了獅子老虎，捏成了各種物件，讓人家看着歡喜，讓娃們愛玩兒麼？用模子，用機器，快倒是快了，可咱老祖先傳下來的味道，也就變沒了。咱這東西，要的就是這一把泥裏的『土味兒』。您說是不是？」

我點頭稱是。細細品味，真要是把他們這種亮紅醒綠改掉了，也就不是鳳翔泥塑了。我把自己的這番感受直言相告，他立馬開心了，連說：「對着咧、對着咧！」臨別時，這位男主人取過一個虎臉熱情相贈。我略作推辭，他就正色問我：「您是不是瞧不上俄這一把泥？」我趕忙接到手裏，答曰：「那就收下啦，不謝啦！」他告訴我，他姓胡，歡迎我有空再來……

秦公大墓的採訪結束後，我們告別了鳳翔。但對那片民藝熱土依舊牽掛在心。回到報社，我抽空寫了一篇採訪記，題為《鳳翔三絕》，在文中格外用心地品評了鳳翔泥塑：說它的造型恰好是在似與不似之間；說它的色彩不顧及物象的原色，只追求一種裝飾效果；還說他們的勾線和填彩畫法，有可能是借鑒了戲劇臉譜的表現手法，云云。當然，我也點出自己的偏愛：「以我的偏愛，倒更喜歡那些尚未填上顏色的半成品，黃泥巴上面只罩上一層白色，剛好與漆黑的墨線構成鮮明的對比，有些部位選用特殊的技法，點染出一簇簇虛實相間的黑斑紋，很有裝飾意味……」

真是無巧不成書，這篇發在天津日報副刊上的短文，偏偏被剛調來天津，籌備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的范曾教授看到了。他立即給我打來電話，說他剛收到一個朋友贈送的鳳翔泥塑，「正是你文中提到的那種沒有填色，只用墨線勾勒的品種。你來一趟，我轉贈給你！」

我喜出望外，樂顛顛地跑到范宅。這是一個大號的座獅，線條流暢且率性，從粗細轉折的墨線中，你甚至能感受到作者運筆的提按疾徐。我跟范先生說，這真是個精品啊！范先生說：「那當然啦，這是鳳翔泥塑的頂級名家的作品，你瞧瞧，座獅的身後還有作者的署名呢。」

我翻看其背面，果然在獅腹部位，寫着一行小字：「民間傳統吉祥座獅」，在左下方寫着兩個更小的字：「胡深」。

哦，胡深——我驀然記起，當初熱情接待我的那位男主人不就自



◀（左上、右上）范曾轉贈的「白描」座獅，背面有作者題字和胡深的署名；（左下）胡深贈送的虎臉掛件；（右下）從展覽會收藏的作品之一「蟾蜍」。作者供圖

稱姓胡麼？莫非他就是胡深？

確認這件事很簡單，我回到家裏，翻出那個受贈於胡姓男主人的虎臉，急切地翻到背面，果然看到了「胡深」的署名……

十年後，當我得知陝西鳳翔來深圳舉辦民藝展覽，曾和李瑾一起專程跑去探尋：胡深先生來了沒有？當時得到的回答是過幾天也許會來。我留下了一張名片，期待着有緣與他在深重聚。但沒有等到他的回電。到展覽開幕時，我們再去問詢，回答說他實在太忙了，來了一下就回去了……

我完全能理解他的來去匆匆。再說，他怎麼會想到，當年那個來自天津的記者，十年後竟在深圳現身呢？時過境遷，風流雲散，人事有不

可逆料的變化，唯有藝術在心底永存。那回，我和李瑾把展覽會上的全部鳳翔泥塑展品都「買斷」了，滿滿地裝了三大箱，小心珍藏至今。

從網絡上搜索「胡深」的詞條：胡深（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），陝西鳳翔人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泥塑（鳳翔泥塑）代表性傳承人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「民間工藝美術大師」（一九九五年）、中國工藝美術終身成就獎獲得者。其作品《泥塑馬》《泥塑羊》連續入選二〇〇二年、二〇〇三年國家生肖郵票主圖，其《彩繪泥塑吉祥猴》被選定為二〇〇四年對外交流之「國禮」……

鳳翔一把泥，實着了不起。

精選約60套虛白齋館藏

香港藝術館「由重讀到重逢」第一期展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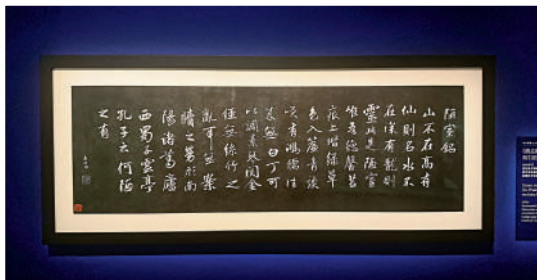


▲「由重讀到重逢」展覽現場。



▲張大千和徐操合繪的《赤壁夜遊圖》受蘇軾筆下的赤壁啟發。

▼《趙孟頫行書陋室銘》刻石拓本。



▲「《蘭亭修禊圖》重現王羲之筆下《曲水流觴》的雅集情景。



「由重讀到重逢」（第一期）

日期：即日起至11月中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二樓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
展覽免費入場參觀

圖片：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鍾景輝安息禮 周潤發劉德華等送別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文韋羅、顏珉報道：香港「戲劇大師」鍾景輝（King Sir）上月3日在家中安詳辭世，享年89歲。其治喪委員會昨日上午於九龍城浸信會為其舉行安息禮拜，不少演藝界後輩都來送別。

九龍城浸信會大堂內，擺放着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、香港電台、香港培正中小學、香港培正同學會1955級忠社、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、香港戲劇協會等敬獻的花圈。

安息禮拜於昨日上午10時30分正式開始，至中午12時30分結束。早上8時許，來賓及King Sir的學生們陸續到場，包括周潤發、劉德華、汪明荃、杜琪峯、黃貫中與朱茵、鄧萃雯、謝君豪、王祖藍與李亞男、蘇玉華與潘燦良等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親臨現場致哀。

安息禮拜謝絕採訪，儀式結束後隨即出殯，靈柩奉移至尊鑽山火葬場舉行火葬禮。而所有帛金，將會全數撥捐「香港演藝學院——鍾景輝紀念獎學金」。

王祖藍回憶恩師教學箴言

鍾景輝的侄兒Dennis及其弟子王祖藍都有接受訪問，Dennis首先向在場追思伯父的媒體及各界人士表示感謝。由於家人的意願，並考慮到大眾對King Sir的關心，將於本月15日在演藝學院舉辦追思會，並於16日舉行公眾紀念活動。

王祖藍分享了King Sir著名的「四個D」教學箴言：「（對）每一個被King Sir教過的（學生），他都會講幾個『D』，即『Drive』要有動力、要有『Discipline』紀律、要有『Diligent』勤力、要有『Determination』，以及『Devotion』，要好好奉獻。」

安息禮拜結束後，麥秋、孫必勝、蔡和平、陳健彬、杜琪峯、謝君豪、莫子聰、黃龍斌為King Sir扶靈，其餘賓客神色哀傷地走出九龍城浸信會，陸續乘坐大巴前往火葬禮現場。

王祖藍表示「扶靈名單」由家人安排，「是由TVB第一代，一路去到最近，順着年資排行。最後一位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的署理院長黃龍斌，都是演藝學院的師兄。家人希望藉着這個扶靈名單，見到King Sir在不同界別、年代的貢獻，展望後繼有人的意思。藝人方面就只有謝君豪一人。」



▲周潤發前往安息禮拜現場致哀。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徐小惠報道：以與詩文筆墨的「重讀」和「重逢」為核心的展覽「由重讀到重逢——再遇館藏中國書畫」（第一期）即日起在香港藝術館二樓虛白齋藏中國書畫館展出。今次展覽分三期展出，第一期展至大約11月中，每期精選約60套虛白齋與館藏的與詩詞有關的中國書畫作品，香港藝術館館長（虛白齋）莫潤棟表示，希望通過展覽令觀眾與過往讀過的詩文、觀摩過的書畫，以及兒時的記憶重逢，展開一場文筆想像與書畫美學的深度對話。該展覽為弘揚中華文化系列的活動之一。

莫潤棟介紹，是次展覽精選虛白齋與館藏中國書畫，匯集明代至二十世紀書畫佳作，透過「千古風流」、「君子之風」、「山水情懷」及「感性歲月」四個篇章，配合山水光影設計以及每個展區獨特的鮮明色彩，打造細味詩文與藝術的空間，邀請觀眾穿梭筆墨之間，走進文人的精神世界，從自幼植根腦海的語文瑰寶中，感悟書畫中蘊藏的訊息，領略古人傳承至今的人生啟示。

《赤壁夜遊圖》再現蘇軾豁達胸懷

中國書畫與古典文學在題材、美學及形式上相互滲透，詩畫同源、意境相通，在題材、美學與形式上彼此交融，共同編織出人生哲理與藝術意境。

紅色展區的「千古風流」以充滿澎湃激情並名留千古的文人為中心，圍繞蘇軾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《前赤壁賦》《後赤壁賦》、王羲之《蘭亭集序》、曹植《洛神賦》以及屈原的經典文章，展現後世由這些詩文啟發而誕生的藝術創作，包括由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張大千和徐操合繪的《赤壁夜遊圖》，再現蘇軾豁

達自由的胸懷；清代顧灃的《蘭亭修禊圖》，重現東晉名士「曲水流觴」的高雅活動；多個時代的書畫名家詮釋的《洛神賦》，承續了曹植的美學想像；明代祝允明行書近二千五百字的《離騷》，冀與屈原精神契合。

綠色展區的「君子之風」展現自然之美與文化意蘊，聚焦文人作品中常見的梅、蘭、菊、竹和蓮花等文人託物言志的重要符號，展品有明代沈士充的《移梅圖》、楊守敬《行書五言聯》、藍瑛《蘭竹石圖》以及清代鄭燮的《竹石圖》。

「山水情懷」展區以藍色代表文人的沉穩與執着，圍繞劉禹錫《陋室銘》、王維《山居秋暝》、《論語·雍也篇》等詩文，呈現後世不同的書畫創作，展現文人山水寄託心志的情懷，表現讀書的愉悅、歸隱的安逸、遊山玩水的豪情。展品有清代華岳的《松聲草閣圖》和黃賓虹的《山水》四屏。

最後的褐色展區突出樸素無華的「感性歲月」，呈現親切感人的光景，精選展品包括清代任頤的《雙鶴圖》，以及由近現代王震和程璋合繪的《歲朝圖》。

此區還設有「洪文寶的詩畫實驗」裝置，以四部動畫呈現耳熟能詳的經典詩文，提升年輕觀眾的參觀興趣。此外，還設有為展覽特別設計的閱讀空間，邀請觀眾坐下細味十篇精選文言經典，汲取古代文人的生活啟示。莫潤棟介紹，該空間所選擇的詩文多數是港人在中小學階段學習過的詩文。

展覽免費入場，詳情可瀏覽香港藝術館官網。